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戶部 鹽法 茶法

鹽法對錄

李東陽

織造鹽對錄

李東陽

鹽法議

王瓊

兩淮鹽法議

霍謫

題鹽法議

梁材

代題議處鹽法利弊事

章懋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韶

進鹽場圖詩疏畧

彭韶



應詔陳言疏

王朝用

無基貧竈沙蕩碑記

田惟祐

長蘆運司志序

倫以訓

山東巡鹽察院記

高尚賢

茶法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三

新安黃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戶部 鹽法 茶法

鹽法對錄

弘治

李東陽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臣東陽病起已踰月

上召至煖閣袖出數本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

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年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

覆未明仍須別為處置務使通行臣徒等皆對曰

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



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 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臣遷對曰昨令查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臣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臣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克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律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律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 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荅詳悉謫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織造鹽對錄 正德

李東陽

弘治十八年八月 日講畢出至文華門



上遣司禮監官召臣倖等復至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奏討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臣倖等同奏曰與鹽六千引又與半價已自足用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臣倖等荅曰戶部亦是樽節用度耳

上曰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一半價却將鹽引與之聽其變賣豈不兩便臣倖等對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爲多

上曰何故臣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慮

上曰若有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正法處治他臣東陽對曰此輩若明得

旨便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荅應不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承受塩商竈戶雖喫虧到底誰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臣倖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底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臣徎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官追達 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遂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臣徎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内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鹽法議

王瓊

一曰重邊餉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甚類解銀貯之大倉銀庫雖曰備邊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預蓄於平時必俟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銀貨將焉用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



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  
鹽御史馮允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  
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此耶或者謂以運司  
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  
不若通商轉買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  
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者自  
有成效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  
鹽課不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准之例如  
此則邊餉有餘虜患無虞矣

二曰定期勘合據洪武中時茶鹽引田契本銅板一  
百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  
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豆鹽  
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  
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  
文簿發運司候商人賫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  
場支鹽及刷印引目運司關領給傳商人照鹽發  
賣永樂中遷都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  
惟鹽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  
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  
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爲南京戶部而



鹽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  
繳到中過鹽糧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  
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收過糧數填給過勘  
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賣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  
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  
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  
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  
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  
勘合底簿有至五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于  
場豈無淹沒之虞又况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

數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  
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  
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  
豆揔數不明者諸弊種之豈非鹽法之大蠹哉乞  
令鑄造益糧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部  
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  
每塩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去處  
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  
一張填寫塩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  
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豆塩引



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  
洗改字樣如有填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  
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  
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  
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類繳戶  
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  
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  
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  
年終照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  
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

不支出者收原派鹽課改入別場免致積滯仍乞  
就各司員外主事改註一員或改員外卽職銜專  
掌鹽法冊籍計鹽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  
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革奸弊其  
有暇日不妨原委兼管如此則鹽課肅清邊儲無  
弊矣

兩淮鹽法議

霍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  
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  
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卽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



經濟錄卷三  
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淮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數千里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饑冷

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貴湧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



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行此  
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米  
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出息加倍償鹽者  
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  
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  
鹽必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  
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  
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  
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  
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追問近年恃衆往來爲

劫此隙不彌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  
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  
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  
嚴而道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  
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  
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  
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  
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  
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  
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日守場



候支常年塩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塩在場遇邊糧急闕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塩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塩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塩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塩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塩然商人竈戶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塩惟私塩愈行則官塩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塩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勲戚恩賜皆

給引目自買餘塩故法雖大壞而塩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塩名曰零塩秤掣餘塩堆積在所名曰所塩皆權要報中借影私塩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塩價雖平而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塩秤掣餘塩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塩價每塩一引納銀八錢度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塩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塩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



浙兼答配支夫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以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採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脩補近年弊利則已無策何謂上策湏變通鈔法鈔法重則賤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

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嚙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克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歲富於民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湏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辦



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  
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  
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  
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  
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卽與  
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  
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  
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  
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卽與支  
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阻壞鹽法卽與革

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  
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休戚邊方腹裡共爲  
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  
年卽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  
課農畝邊地愈闢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  
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戶者  
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  
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七十萬引所以取  
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  
下以資竈戶上以揔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



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  
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  
者絞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  
爲變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奸囊索  
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  
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  
賑徒勤遺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  
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窩  
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  
復二錢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

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  
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况  
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  
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  
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  
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  
楊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烏  
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  
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  
鹽利故十場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狼



死刑不已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克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柰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逃生出不獲已激生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

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洫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益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摯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



邊地不開不收久大之效而坐致治安則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矣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即天下可知也

題鹽法議

梁材

案查先爲乞集群議大脩鹽政以實邊儲事該四川道監察御史周相題稱洪武年間每引輸粟二斗五升官征薄而商利厚鹽價平而邊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七分常股挨次照支三分存積越次給與成化以後淮納折色每引納銀三

錢五分至正德年間漸至四錢五分今雖題准淮鹽六錢但近年以來有等奸商投托勢要則有占中賣窩之弊鹽商上納則有經紀包攬侵漁之弊管糧衙門則有例外勸借私增斗頭多收火耗之弊及搬運糧草則有各場官攢取索常例刁蹬留難之弊糧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勘合難得之弊且長蘆兩淮兼搭配支勢所不及又有他商要求賤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責其實效一則清理屯田之廢一則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糧漸克商人易於上納而不艱宿弊革則飛輓簡



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蓄聚以漸而成運司鹽課以時而掣合無定立年限如嘉靖十年以前報過引目姑且照舊稱掣但不爲常例勿令縱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并管糧等官務以屯種爲事清弊爲先使商人有利無害推輓永便而夾帶之風自息獲利既厚而騰踴之價自平則餘鹽之利可無賴矣等因又爲計處鹽課以裕國儲事該戶科都給事中蔡經題稱 國家開設鹽課本以足邊然昔行今阻儲蓄不克議者以爲咎在餘鹽納價以致開中無商但鹽法之壞不特餘鹽

一事昔年士卒衆多屯田不擾屯種有收米穀價賤時或上納開中無難邇者士卒多疲屯田不舉邊方米穀無所於出價值騰踴糴買甚艱加以科罰太重查勘遲延兩淮鹽價增至陸錢而荅配長蘆又難支給至於餘鹽納價雖非舊章而因特區畫以利 國家亦終有不可廢者合無今後將派去淮鹽照原價俱令上納本色其搭配長蘆山東鹽惟令折銀上納如遇年豐碩輸本色則照依時估聽從其便乃若稱掣餘鹽立爲程限其數雖多無過正引中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



者則竟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仍將餘鹽價  
值查照先年巡鹽御史戴金奏准事例量爲輕減  
酌爲中制若欲盡革餘鹽惟開正課然此自今伊  
始責之撫按官員盡復屯田之額大收屯種之利  
數年之後庶可議行等因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  
洪武年間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年間每引輸  
米二斗五升成化年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  
五分近年以來浙鹽增至四錢淮鹽增至六錢商  
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原額歲豐收成商人  
樂於上納今屯政廢弛累歲災歉商人告困應合

量處餘鹽查照近年事例每鹽二百斤淮南納銀  
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即以官價之數定爲平市之  
法仍要嚴禁各商勿令縱打大包餘鹽數多無過  
正引斤數間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  
者聽從其便其所入餘鹽隨時盈縮不必拘定一  
例不許法外抑勒及於未秤掣未發賣之先亦不  
許迫令稱貸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解少  
者少收多不爲功少不爲嫌淮浙正鹽正價太重  
亦合斟酌先今而爲之中制淮鹽每引減去一錢  
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



邊尤甚合將甘肅淮塩量減一錢五分浙塩量減一錢本鎮止開浙淮二塩不必搭配別處邊鎮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塩價原定二錢山東塩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夫餘課可無盈邊塩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乏粮草商人艱於上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祖宗開中召商裔省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政脩舉必須數年之後又如都給事中蔡經所言者然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久矣墩堡不

脩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吾禾苗固有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賞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憊家無耒鋤亦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冊籍不清又有爲官豪勢要乘機而侵欺占沒者矣今欲大加整頓爲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難同腹裡急之則生變緩之則長奸况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大臣整理未免煩擾故其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尤在乎專任巡撫合無各另請 勅一道伏乞 天語令各邊巡撫官督同管糧官脩舉屯政選委衛所廉幹官員專理



其事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提綱挈領詳  
條逐件着實舉行開墾荒蕪禁革勢占查理侵欺  
尤須脩築屯堡遇有警備嚴謹烽堠量爲防護毋  
致虜掠使得盡力農畝以底收成徵收糧草卽其  
所致自可足邊管屯官員勤能者旌賞怠惰者罷  
黜至秋成十一月間各邊巡撫等官與舉屯田事  
宜如開過荒田若干清出勢占若干追出侵欺若  
干徵過糧草料豆麥黍等項各若干懲勸過官吏  
若干逐一具本奏聞仍 勅本部查考通摠分別  
等第

上請以示勸戒夫以久廢之事而欲責效旦夕勢  
亦難行亦要酌量時勢舉行有漸期以二三年間  
務使屯政興修邊儲有備又何盡資引鹽之利哉  
夫鹽利屯田均爲濟邊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  
者也臣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罰量地而免搭  
配所以寬報邊之商使樂於趨納餘鹽正數下商  
免其附帶所以制餘鹽之濫使所入隨宜至於興  
舉屯政則又士卒衣食之本邊方儲蓄之源足食  
足兵皆有攸賴待正數引鹽之利而自有克實豐  
盈之效此時餘鹽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也等因



題奉

聖旨這鹽課屯田事宜你每既議擬停當都依擬行欽此又爲議處邊儲事該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稱 國初之給邊也有屯田之歲入有鹽引之飛輓有近省供邊之稅是以歲有餘積邊儲富厚而威振四夷今日屯田不興鹽法大壞乞要從長計議等因該部議擬合無備行都察院轉行兩淮并各處巡鹽御史會同巡撫都御史及督同運司等官拘集年老知因商人耆宿人等將都給事中管懷理所奏鹽法先查各運司有無餘鹽數

目或數目多少明白要見餘鹽課銀就彼掣賣與盡行開邊商人有無樂從江南江北見定銀兩應否再行增減餘鹽銀兩徑解各邊運司是否便益若欲盡行開邊價值尤須勘處停當毋使日後已行開邊復又阻滯致使臨時有悞邊儲卒難措手或倍開餘鹽其數幾倍或另給照引其引幾何餘銀既盡解邊或遇各衙門奏准支用作何抵捕餘鹽既稱有壞正課應否盡行裁革使官商兩便鹽課不虧而後已前項二事承委官員逐一勘處參酌揆度時宜務求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拘於目



前而經久可行不惑於浮議而事體歸一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爲再議鹽法歸一衆論以圖經久事該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稱必欲盡收餘鹽在官一以足軍儲一以息私販一以贍貧竈一以寬商困一舉而四利具焉但戶部復本俱未及此等因該本部議擬合無比照節年事例會推剛正風力大臣一員前去兩淮并長蘆山東地方將都給事中管懷理先後奏詞逐一勘處要見餘鹽或盡開邊方或就彼解邊孰爲有益或增添引目或另

立照票孰爲可行某運司餘鹽湏增若干方可盡收某運司餘鹽湏定若干價方爲便商等因題奉聖旨這鹽法係足邊急務

祖宗具有成法近年全被內外勢要官員通同奸商買窩賣窩以致阻壞流弊滋甚你部裡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處清理務要興利除害禁革弊端使畫一可行文書到日限三月以裡回奏官不必差欽此又爲議處邊儲事該摠都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御史馬卿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鎬題稱餘鹽裁革



不如收買爲利餘鹽官買不如商買爲便餘鹽解  
價不如開邊爲益餘鹽照票不如開引可行餘鹽  
的數止可與正額相等餘鹽引價要當計利害定  
擬嚴禁夾帶以防阻壞嚴繳退引以杜影射又該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曾翀會同巡撫都御史周全  
唐胄巡按監察御史鄭坤郭圻督同山東長蘆運  
司議稱十事一議占窩一議開邊一議添引一議  
守引一議殺征一議緩罰一議轉輸一議官市  
議臨德納穀一議私販禁例又該巡按山西監察  
御史王昺會同巡按監察御史姜潤督同河東運

司議稱每年餘鹽有無多寡俱無定數故或倍開  
餘鹽或另立照引在淮浙則當酌處在河東則無  
可議至於鹽銀徑解各邊之說在河東去宣府不  
遠舊規固已行之在淮浙長蘆山東則勢不可行  
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盧瓚督同兩浙運司議  
稱餘鹽不可盡革餘鹽不可增多引目不可增刷  
照票可另立餘鹽與正課盡行開邊決非商人之  
所樂正課近已減價餘鹽價值量其住賣地方俱  
爲中制若餘鹽官爲收買邊銀運司徑解已該巡  
按監察御史鄧直卿陳鎬疏論不通不便極其詳



矣臣等復何言哉等因該本部議照 朝廷設鹽課開中正以助邊邇年以來水旱頻仍邊陲多警加以逋負徵解不全供億缺乏每每告給內帑所以都給事中等官管懷理等博采群議各盡所長無非恤竈通商裕邊保國之意但理無定在隨時處中物有不齊勢難畫一國初竈丁歲給工本以資歲用商人無本官與鈔錠雜糧中納丁畢還官各場竈丁將煎剩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今則似難行矣正統十三年將脫剩糧米收買竈戶餘鹽每二百斤爲一引給與糧米一石景泰

元年將長蘆引鹽用遮洋運船回還附搭赴儀真掣鹽所收貯俱作存積之數以備開中弘治二年令守支客商收買竈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今亦俱難行矣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遏私販以通官鹽乃

祖宗立法之正假額課以處餘鹽實今日救弊之宜欲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販必致於盛行倍收餘鹽則旱澇難齊而邊引不免於壅滯正鹽例有引目餘鹽夾帶者絞若再增刷則於祖制有違餘鹽原無正票摠在正鹽包中若又另



立則與引目相背官爲收鬻不若聽商隨場收買  
簡易可行盡數開邊竊恐天時人事不同將來難  
繼淮浙正鹽減價無非所以利商運司徑解邊銀  
衆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山東長蘆所議大畧相  
同兩浙之與河東則皆欲其仍舊其議嚴禁夾帶  
嚴繳退引占窩守引緩罰納穀私販等項事宜計  
慮周詳皆於鹽法有補既該各官會題前來合行  
移咨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  
鹽各該監察御史除兩浙河南事體聽其照舊遵  
行外其兩淮鹽斤合依各官所議每包共計五百

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爲正引原定價  
六錢近減一錢該銀五錢內二百六十五斤爲餘  
鹽淮南原定價銀八錢今減一錢五分該銀六錢  
五分淮北原定價銀六錢今減一錢該銀五錢兩  
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共計二百五十斤原定價  
銀四錢近減五分該銀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  
斤爲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四錢  
紹興批驗所四錢溫州批驗所二錢長蘆山東共  
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爲正引長蘆定價  
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五斤連包索爲



餘蘆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  
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七分該  
銀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  
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  
色價銀如遇豐年願有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  
鹽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糴買  
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鹽  
淮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鹽再減五  
分每引該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以長蘆  
則不必更搭山東如開浙鹽搭以山東亦不必更

搭長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以上正餘  
鹽斤各該巡按巡鹽御史嚴禁各商恪遵前數不  
得數外夾帶阻壞鹽法違者引律問罪就將夾帶  
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賣鹽畢日將引告繳所  
在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巡鹽御史  
年終通查各司府里分若干該繳退引若干未繳  
至三五千引之上將掌印正官叅奏提問不必待  
其考滿給由其占窩一節本部今後開中引鹽給  
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中無郎中去處行  
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草



若干方與准行隨將本商籍貫年貌并納完糧草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併照簿填寫事完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嚴加查究干碍內外人員一併叅提從重治罪其守引一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派過各運司引鹽數目卽類行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鹽紙贖等銀照依每引三釐扣算預行動支差官解赴南京戶部依數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卽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仍各貯庫以備來年解造之費其緩罰一節除前項該帶餘鹽外但有數

外夾帶鹽斤仍照前議問罪追價入官庶免阻壞正法及有開中勘合已完商人到遲違限或因喪疾等項事故者聽巡鹽御史審勘是實准與分豁若規避照舊罰穀上倉以備賑濟弘治七年長蘆山東額鹽積滯臨德二倉空虛故運使宋鉞建議令商人就近納穀以通一時之變既而竟莫能行所擬前項引鹽相應照舊開邊報中私鹽不禁則官鹽不行律例昭然奉行未至本部合再通行各該撫按官轉行各該軍衛有司常川巡緝私鹽拿獲到官查照律例從重問擬發落若有不行用心



巡緝及守財縱放等項情弊聽撫按并巡鹽御史  
叅奏提問治罪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十萬五千  
引有零內除水脚竈丁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  
百斤折納價銀解部見在竈丁實辦并召商買補  
逃丁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有  
零每引俱以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  
十五兩每包帶餘鹽二百六十五斤淮南淮北大  
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銀四十一萬七千六百一  
十八兩兩浙運司額鹽四十萬引有零每引俱以  
三錢五分計之共該銀一十五萬四千兩包帶餘

鹽二百斤嘉興紹興杭州温州大約俱以三錢計  
之共該銀一十三萬二千兩長蘆運司額鹽一十  
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每引二錢五  
分共該銀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兩八錢包帶餘  
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南北掣鹽所大約俱以  
三錢一分計之共該銀四萬二千九十九兩三錢山  
東運司額鹽八萬三千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二十  
四斤每引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  
八兩四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斤該  
銀三錢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兩二錢



上正鹽共銀五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  
餘鹽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五錢通共正  
餘鹽銀一百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七錢  
正鹽既已開邊餘鹽隨引就赴各邊上納銀兩似  
亦可行但查餘鹽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分  
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  
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  
槩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牟使  
下場餘鹽無人收買則竈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  
支鹽隨鹽收買之法必致齟齬不合以此餘鹽難

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爲旺煎其餘月  
分爲衰閉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亦無  
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灘崩塌淋曬無  
地運司難於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耽延商竈  
兩困本部合再通行巡鹽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  
正引該帶餘鹽照數秤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  
買許商人赴院陳告查勘是實行令運司止將正  
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勤煎壯丁納剩餘  
鹽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巡鹽御史臨時  
設法區處或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秤



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  
俱赴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支用違者問罪監追  
完日發落等因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

代題議處鹽法利弊事

章懋

臣聞鹽之爲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  
之所資爲物雖微其利甚博不可一日而缺焉者  
也然在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克貢而未嘗或專利  
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而未嘗不同利於  
民因齊相管仲而鹽筴始正漢用桑孔而鹽禁始

重其源一聞末流無所不至矣臣以非材叨官臺  
察欽蒙

聖恩差往兩浙等處巡視鹽課按行屬郡請求民  
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 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  
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  
煎鹽爲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  
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  
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  
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陪之患此竈戶之尤可哀  
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



使之稍可存活是即生死骨肉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就将畝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克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 二曰輕減鹽糧 國初嘗命鹽司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

鈔又改爲鹽糧惟市民仍詐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即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又若大旱之遇時雨矣 三曰申禁鹽窩昔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克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給引支鹽以償勞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託占窩



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益者少邊  
餉不克而國家失利爲害非輕

先朝雖有禁例而權家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  
伏望特賜 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  
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 四曰鹽商挾  
私夫商人輸粟餉邊受鹽於官出外平賣利亦厚  
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  
加斤數有一引至二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  
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  
津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

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住地發賣而賣鹽已訖  
不即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  
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  
其載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發賣此皆  
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  
雖聞人言未得實跡難便究治律中已有夾帶餘  
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先嘗有是事矣與其治  
之於已然孰若禁之於未然乞勅該部移文各處  
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照依出鹽場數稱掣就  
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着實究治



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及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舉覺者皆問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至於阻滯矣五日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而夾帶影射者臣既已言之矣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欵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住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

不敢爲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十五爲群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其船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旅百雜人等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即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即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竟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船衆手舉棹運船疾行江面濶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



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遇淺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勅巡鹽御史選差府衛佐貳者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以巡江爲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遍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流通而

國家常獲其利矣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其前二事見民患之不可不恤蓋以民爲邦之本也其

後三事明財用之不可不理蓋以財爲民之心也能舉仁民之政使民無失所則尊君親上事必有終而國本固矣能盡理財之道使財無散失則聚人得衆生財有道而國用足矣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臣學識寡陋不能有所建明但以職居言責不容緘默敢以一得之見上瀆宸聰如蒙准言乞勅該部看詳事理參酌時宜擇其可行者賜之施行則天下幸甚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韶

一各場竈戶多有艱窘府州縣預備倉糧不多豈



得之餘賑濟竈戶近行各場立預備倉乞令今  
後巡鹽御史并大小問刑衙門若有提問徒罪  
以上竈戶并一應干碍鹽法司事內囚犯杖徒  
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上  
納及應入官船隻頭畜貨物亦各變賣價銀送  
場責令官攢看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  
厥收貯俱申巡鹽御史查考盤驗遇有凶年賑  
濟貧竈秋成照數還官

一各場俱有見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柰有  
無知官攢但遇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  
過及衙門拜見銷牌解冊等項俱派催日出辦  
荅應每年有使銀十兩或十四五兩者竈催艱  
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尤爲重害合令巡鹽御  
史不時吊查究問

一竈戶優免俱有見例柰何奸民暗將田糧詭寄  
以圖濫免又有豪強竈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  
止當竈丁數名其有司差役推託不當乞將竈  
戶該辦全課二十三十丁以上俱各通優免其  
餘全課鹽丁每丁貼與私丁三丁每丁除田二  
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



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糧及豪強竈戶影占差徭就將多餘丁田照數收補逃故竈丁若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正

淮鹽場圖詩疏畧

彭韶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書邠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今近履鹽場始識其槩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潦

蕩然糧食不克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盡言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鹵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



復業則家計蕩盡去往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  
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  
臣今將兩浙鹽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爲圖  
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臣不  
勝頌幸之至

應詔陳言疏

王朝用

據兩浙都轉運使司經歷司呈查得成化二十年  
以前兩浙運司額鹽俱是徵納鹽斤聽候客商報  
中彼因徵鹽留待年久走鹵消折負累竈丁陪償  
該監察御史林誠題將成化二十年以後鹽課一

半折納銀兩逐年十月以裡解部亦是權宜處置  
非立法之本意等因到部臣竊惟天下之財賦盡  
出於東南而鹽利尤爲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  
多在於西北而糧芻尤爲備邊之急務故以鹽糧  
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輓芻誠爲籌邊至計但引額  
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  
之當復者其勢有六敢一一陳之兩浙行鹽地方  
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  
府  
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竈丁亦不甚克足額鹽尚



有四十四萬有零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竈丁曠  
丁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  
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欲禁  
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  
解京者以濱竈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  
於辦價况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  
折價解京者亦一時優恤小竈之權宜非原先設  
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  
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竈丁便於輸納無  
消耗之累商人易於關支無守候之納每年解京

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零每引折銀二  
錢三分七釐共該解銀五萬二千七百五兩有零  
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鹽盡數發邊開中就將前  
價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鹽  
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八千九百五十  
三兩之數若并割筭餘鹽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  
場蕪派又該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萬二千二  
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萬八千  
四百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  
折色價銀到部戶部轉運發邊未免限月定期遲



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唯此塩糧勘合  
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  
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者三  
也竈丁之煎辦有農夫之耕種耕者所獲除完納  
稅糧之外自有通功易事之理竈塩既減半折解  
則納剩餘塩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爲變通之計哉  
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於無引竈丁欲變賣  
而畏於犯法此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成  
綜而來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大抵天下之類不歸  
於官必歸於私若官引不足而又於私販是禁忍

淡不食塩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爲人捕獲則又  
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哉此其當復者  
四也各處行塩地方近來塩價高貴一則由於上  
納價值之重一則由於照賣官引之少故利之所  
在人必趨之雖已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  
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  
正商足以盡收竈丁之所獲各處官塩足以備克  
民間之食用彼私販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  
惟塩價得而平私販亦不期禁而自止矣此其當  
復者五也自折價減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



該巡鹽御史有奏開殘餘鹽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傍引私囚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爲勢要所有一奉先年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執商爲名是矣至究其實則又不盡然者利已歸於勢要而不可出害復及於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亂避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克實

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竈丁可免於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到部者名爲空碍與例有碍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空鹽折納價銀存留運司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候商人賣執勘合倉鈔比對相同一體支領買補掣銷仍照例嚴禁腹裡及京師不得開賣以杜弊端則地方幸甚商竈幸甚

無基貧竈沙蕩碑記

田惟枯

謹按天下產鹽之地不一而足惟海與淮爲尤甚



故自吳王煮海之後海鹽之利甲於天下我國初建立轉運司於杭而仁和場則負郭者也東接海口西連城市故不屬之分司而直謂之本司仁和場焉其所轄有五倉曰中倉東倉茶槽倉則附場者也曰錢塘倉則竈者錢塘之民也曰伍圍倉則地者蕭山之屬也要之地皆濱海無不煎煮以入貢者場有官吏屬有催役徵收有法賦歛有時或折錢以輸京師或以鹽而給商賈蓋法之良者也成化初海水沸騰潮勢衝擊斥鹵之地遂成巨浸而錢塘爲尤甚加以歲歉賦煩民不聊生於

是逋逃流散而不可維係矣司國計者往往以逋課責之催役罔不破家當道䟽其事於朝

上命都憲彭公董其事招撫流散弗責其舊逋懷來新附仍蠲其新賦親詣場所命老於世故如張珪者使之賚文尋訪未幾海沙復漲如昔於是雖稍稍四出而舊業已爲豪強所得矣珪白之彭公公曰宋臣有上流民圖者我

朝湖河等處有撫治流民官我獨不能效宋臣而上體

朝廷之意乎命珪經畫之相厥攸居得仁和中倉



之外海中懸沙處之名曰無基沙蕩永爲世業約  
東強梗禁毋爭奪迄今七十餘年矣中間雖經豪  
橫告爭賴諸巡鹽公轉運公遵舊案而止場有惡  
少年罔知故事復訟於巡鹽江陵李公命都運黃  
公訪之鄉老珪之子曰世廉者悉具原末上之未  
幾李公陟而巡鹽南昌劉公至矣公曰有是哉命  
運司立石於場以示諸強梁者嗚呼無基之業自  
此定矣夫天下之惡一也天下之善亦一也刑以  
懲惡賞以勸善豈惟我

國家亦歷代忠厚之至也今朝廷之所以存恤貧  
民者何如而豪強之驅逐貧竈如是哉黃公能仰  
副憲臣之意而下懷逋播之民可謂忠於  
朝廷者矣是宜鑄石以垂不朽

長蘆運司志序

倫以訓

嘉靖癸巳秋柱史東塘鄧子出按長蘆山東兩運  
司監政其年冬長蘆運司志成先是鄧子以山東  
運司槩附於山東通志而長蘆獨未有紀乃屬之  
運司諸君子於是都使郭子五常運同冷子宗元  
運判韓子義徐子官協心庀事不閱月志告成請  
正於鄧子鄧子以示其邑人史倫子倫子曰自鄧



子之斯蒞也吾聞其百弊革百廢興斯志之創興  
廢之大者可無觀乎既卒業則復諸鄧子曰凡志  
之目十有四其卷七余既受卷於諸君子矣凡觀  
志之道有三亦可以爲諸君子言之已乎夫志非  
以爲觀美也將以彰往詔來軌厥官方者也是故  
觀其供億則思善事也觀其額入則思阜民也觀  
其禁防則思勅法也三者政之經而志之要也鹽  
課佐國經費久矣而長蘆之所供則以上給  
郊廟百神之祭祀

帝后宮府之膳羞百官有司凡饋於公者歲遍焉

以及於輦轂之下萬億之兵民下乃貨之於商  
均之於畿赤八郡西暨河南之彰德衛輝北通居  
庸東盡遼陽數千里其出給之廣與諸運司畧同  
而上供之必精諸運司無有也凡備物之精者不  
必富富者不必精甚精甚富惟長蘆鹽則然是故  
思善事也虞夏青州貢鹽齊管子肇興鹽筴長蘆  
置司滄州介古燕齊所轄二十有四場東濱澥渤  
與登萊相望蓋古興鹽首地而課入視他司稍劣  
夫地利以民力爲本民力弗克則地利弗究夫賦  
役重則逃亡滋草蕩侵則本業廢朘削繁則力本



怠蕪併行則公課減凡課在養民養民在去害民者爾矣是故思阜民也天下之禁防一也禁防之決必自豪貴始兩運司暨淮司當兩都往來之衝而長蘆尤京師密邇爲豪貴淵藪淮鹽價高天下當正德末年閹寺之使西域者織造東南者公破分地之例奏給長蘆諸鹽動數千引舳舻相銜遏奪商旅以爭利於南南北北交受其病比年雖厲禁復始而挾勢殖私者亦時有之天以稍劣之課應甚重且繁之供而弊之弗戢其將何策以贍是故思勅法也今夫鹽利之在天下譬諸其水平時其

政令以導其利而上下布之譬諸其行水者乎阜民者浚其源乎勅法者防其溢乎善事者澄其澗乎慎斯三者以往可以與於斯志也已鄧子曰嘻盡之矣吾志也願吾子以斯言序之也鄧子名直卿字正與丙戌進士郭子徐子皆進士而徐子與倫子同年冷子官京師與倫子友善是故迄序諸倫子

山東巡鹽察院記

高尚賢

嘉靖甲申歲之秋八月山東巡鹽察院成巡按監察御史古洛景進提學僉事高尚賢謂之曰鹽課



古今之湏也禹貢青州周官鹽人吳雄煮海齊霸  
鹽筴後代損益而已我

朝地廣倍昔政亦善昔其壤淮浙滄潞其產井池  
陂澤其務煎撈輸輓地有攸司官有攸紀懼其無  
以綱之也廼監之憲臣以登降其吏之賢否罷行  
其事之利病非鹽課者亦便宜許焉視巡按清軍  
均也唯是東北之路帶直隸河南山東三境而山  
東且古青州之域山採海煎鹹作惟殷醴之上矣  
而無專官缺典也哉歲嘉靖癸未冬藩臬長二林  
公廷珍潘公玉卿等度地於清察審院之左曰宜

廼計權羨簡吏能以請於余余聽之而且速之成  
夫鹽利佐

國十之二三人情惟飢渴迫無所事鹽恒居非此  
卽不味伍齊之不和陸味之不平而生理亦幾困  
矣故世治則流世衰則闕是鹽之寢興天下盛衰  
之係也非有重臣柄政則強吞貪漁利不需國用  
不淨民池之坑而井之阱矣自夫有監臨也商不  
病阻民不病味官不及侵盜不及逞而利亦惟國  
是巡按之有無鹽政通塞之係也夫居定則志貞  
志貞則政裕否則席無定煖牘無久徵而志或憧



儻政由茲二察院之設否又非巡按之所以輕重也哉地也而之官官也而之政政也而之國厥係亦博矣而功今適成院以肅憲憲以表藩前乎是也者志之有昭後乎是也者守之有繼可紀也院地廣輪凡若干丈尺中後堂各五楹重門率減堂制之二而穿堂後廳書房如之旁之廂房又槩諸此而加一焉言言翼翼細大成飾厥度視巡按清軍察院而高廣之其謀之也巡鹽桂陽范公古閩鄭公浮梁廬公潛江初公廬江黃公實首之其贊之也巡撫靜齋陳公南臯王公巡按四明孫公清

軍平崖林公實協之畢務則歐陽君誥知府鍾君梁者屬焉厥惟大較也子盍爲我記之賢拜曰遠哉先生所謂計國之說也賢何加焉先生按歷三國時未及期而害塞利通豺狐攸伏官民至正有泰山之瞻焉居又借公之重而公非得居之重焉已也噫後之居此者寧我之重彼也無寧彼之重我也則景公之志與是居永矣因推而記之

### 茶法

陝西清吏司案呈卷查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



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自成化元年起至成化十年止陸續共關過茶引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六十一道前去發賣各處茶商照賣茶斤累催不見銷繳查得本部先於景泰五年爲因各處商人等多將舊引影射私茶不行銷繳查照清理鹽法事例具奏該戶部依擬奏准出榜曉諭及行各處巡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闡郎中等官禁治搜檢各批驗所追繳退引等因已經通行遵守外今照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

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成手成舊賣與嗜利之徒資赴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藉行追繳引難矣况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又如南直隸常州府廬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府寶慶府長沙府荊州府四川成都府保寧府重慶府夔州府嘉定州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項



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令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寫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况批驗引由與之截角及搜檢有無夾帶乃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引該與截角今前項三所却官賣引不行批驗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呈乞施行等因到部臣等切惟印造茶引塩引禁治私茶私塩係是

太祖高皇帝舊制今官不脩職民不守法茶禁廢弛一至於斯若不申明禁約非惟虧國家之課程抑恐壞

祖宗之制度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與販茶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產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僞即將



其人姓名貫址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大茶拿送本處官司問理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冊申達合干上司轉繳本部查考如有日前停歲舊引未曾繳報者榜到日限三箇月以裡赴所在官司告繳與免本罪敢有不遵條件與販私茶者許巡

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開郎中等官及各該軍衛有司守把關隘人員拿問挑擔馱載及引領牙行停歲之家俱依律治罪盤獲私茶并盤獲車船頭畜等物俱入官如將引由照茶依例批驗截角賣畢隨赴往賣所在官府告繳封送原領引由衙門報各該巡按監察御史按察司提問追繳如此則職掌定而政務脩法令明而奸蠹息緣係申明舊例清理茶法事理未敢擅便今將茶引由內條例開坐具題 計開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百



斤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斤見行  
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私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  
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與販茶貨先赴產茶府州具報所買斤重  
依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任賣去處賣  
畢隨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  
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與販者初犯  
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二犯杖八

### 十俱倍追原價沒官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茶  
定論

一客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照例批驗將  
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  
一偽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銀  
二十兩

一賣茶去處赴宣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  
葉茶各驗價值納課

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三十一 貫奏狀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三終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戶部課程 賑卹

幣糴之令

丘濬

銅楮之幣一

丘濬

銅楮之幣二

丘濬

山澤之利

丘濬

論理財

李堂

題鈔關禁革事宜

梁材

臨清增脩鈔關記

林瓊

新遷九江鈔關記

王汝賓



淮安戶部分司題名記

唐胄

許墅鎮鈔關部使題名記

劉燁然

杭州北關題名記

何塘

題預備事見內閣

楊溥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奏急簡要以活飢民事

席書

論恤典事宜

鄭善夫

愍民之窮一

丘濬

愍民之窮二

丘濬

愍民之窮三

丘濬

恤民之患一

丘濬

恤民之患二

丘濬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四

新安黃 訓集

新安汪雲程校

戶部 課程 賑卹

市糴之令

丘濬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舶商於藩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至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



五分中取一粗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  
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

本朝市舶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  
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以  
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臣惟

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於海島之利然中國之物  
自足其用固無待於夷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  
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能絕雖律有明禁但  
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  
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官吏如此則吾非徒

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於戶律有舶  
商匿貨之條則是

本朝固許人泛海爲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爲當  
如前代互市之法廢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或者  
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考之海上  
諸番自古未有爲吾邊寇者且暹羅爪哇諸番隔  
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  
號爲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爲沿海之寇當遵  
祖訓不與之通倘以臣言爲可采乞下有司詳議  
以聞然後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



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礙許其自陳  
自造船舟若干料數收販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  
處等國於何年月日回還並不許私帶違禁物件  
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檢抽分之  
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  
助矧今  
朝廷每歲恒以番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  
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  
一端也其視前代筭間架經摠制錢之類濫取於  
民者豈不猶賢乎哉

### 銅楮之幣一

丘濬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  
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  
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  
片析之則廢惟鑄銅爲錢物多則與之以多物少  
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  
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  
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  
齊孔頴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萬世鑄錢不  
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



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難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况曷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鵝眼緹環或爲荇葉又不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遂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僞滋古錢之存

於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僞物耳其文則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爲今廢真而售贗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顛之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 請

先勅所司遣人分行天下緝訪盜鑄所在親臨其地拘集其人免其罪罰就於其私鑄之所立場開鑪就用其徒以爲工作見丁着役著籍定期給廩



以食之置官以督之如此則鑄作之工不徵於民而得之矣次勅內帑精選唐宋以來真錢如開元太平之類得百萬發下戶部分散天下於闐闐市集所在用繩聯貫古錢百文隨處懸掛以爲式樣使小民知如此樣者是爲舊錢非此樣者皆俾其具數赴官首告官爲收之每僞錢十斤量償以新錢六七斤則民不失利官得其用如此則鼓鑄之銅不求之民而得之矣雖然貧民之家僅有千百之錢恃此以爲生計一日無之則失所恃矣官府改造動經歲月彼安能待哉請於未出令之先預

令內外帑藏拘刷無用之銅器沒入之僞錢盡行送赴開爐去處照樣鑄造一年之後新錢既成方行倒換之令倒換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僞錢盡矣夫然則天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劑今日之新規行之既久雖不能保其無弊然亦可以持循百年有利而無害焉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爲重中間泉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或別製佳名其漫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週迴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



舊錢於官以易新者將所得舊錢周以細紋錢如  
新錢製其漫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  
之仍誥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  
赴官中賣之律鈺銷爲器者有禁漏出外國者有  
刑如此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或曰凡興作  
必約工計本今耗銅而費工其多如此國家何利  
之有臣故曰天立君以予民付之利權使之通融  
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

銅楮之幣二

丘濬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付利權於人君使權其輕重  
以便利乎天下之人非用之以爲一人之私奉也  
人君不能權其輕重致物貨之偏廢固已失上天  
付畀之意矣况設爲陰謀潛奪之術以無用之物  
而致有用之財以爲私利哉甚非天意矣自宋人  
爲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爲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  
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  
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於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  
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多少直而  
至于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  
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不可乎下



之人有以計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  
失上之職矣况上之人自爲之哉民初受其欺繼  
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黽勉從之行之既久天定人  
勝終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錢之息併與其所費三  
五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虧國用而致  
亂亡之禍如元人者可鑒也已然則鈔法終不可  
行哉曰何不可行執其可行不可行之兩端而用  
其中斯可行矣何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  
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中古之世周立圜法無以  
黃金布帛二者爲言雖以玉莽亦作金銀龜貝錢  
布之品後世專用銅楮二者爲幣而不準以金銀  
是以用之者無權而行之既久不能以無弊故其  
立法之始未嘗不善然皆以不善終之古今一律  
也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無行使百年於茲未之改也  
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  
於多革僞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  
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鈔爲中幣錢  
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  
幣以權之焉蓋自



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闕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錙之形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之形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義以爲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

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詭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既定此制之後錢多則出錢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銀之用非十兩以上禁不許以交易銀之成色以火試白者爲準寶鈔銅錢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足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焉臣愚私見如此蓋因其



可行不可行之兩端量度以取中而取 裁於上  
非敢自以爲是而輒變成法也可行與否請詢之  
衆論而斷以 聖心

山澤之利

丘濬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摠二百七十一皆置吏  
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  
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宰者取  
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  
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不生  
已者谷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

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  
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  
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  
者不繼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  
間草木取之者旣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  
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  
而去之則深而成窪昇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  
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  
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尤其少焉無足怪者我  
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



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爲今之計宜於坑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柵塹者柵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論理則

李堂

國家貢賦視古什一爲輕足爲萬世成法惟近世無名之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爾且糧稅絲絹金銀倉庫之額徵有常矣而宥免寬減

詔旨頻仍加之所入不償所出流而竭其源非國計之當憂哉且國用所匱者不一王府祿米也軍職俸糧也額外設官也勇士旗校工匠之乞恩傳奉陞職也此數者委之無可柰何久矣然有尚可爲而不爲者夫災傷減免矣而曷免者不罪



逋逃蠲除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獄矣而戍遣者即回庫藏查盤矣而捆載者獲免開中爲市易之利漕運爲官債之網盤糧者指駮爲數盜草者發火爲奸而鹽課則私販奏討利盡尾閭矣易曰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大抵明罰勅法所以行保國惠民之政也今以滿貫死刑悉從雜犯收贖豈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甫以理財爲君子所議蘇明允著權書爲時相所非孰能盡言以甘罪歟

題鈔關禁革事宜

梁材

南京戶部爲銀兩不克預爲區區處事准戶部咨據委官雲南清吏司主事陳欽呈前事嘉靖九年五月初三日本部尚書梁等具題本月初五日奉聖旨是這監收船料等項雖稱具數造冊奏繳但所收多寡未免有侵欺之弊以致上虧國課下害小民無憑查考你部裡還議處停當開立禁革條制奏來定奪通行各鈔關遵守以除宿弊 欽此 欽遵查得嘉靖四年爲應

詔陳言以裨 聖政以回天變事該本部置立印



信空白稽考文簿三扇發去該鈔關委官王事收掌令其逐日填寫船料商稅數目差滿之日將一扇存留本關備照一扇委官收執一扇差人解部查考等因又爲陳言時弊以禪 國用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楊爨題該本部議行各鈔關委官自文書到日爲始於附近府州縣內行委佐二官一員與同檢鈔人役查收錢鈔不必另刷號紙就將原立稽考文簿一扇交付府州縣委官令將收過錢鈔眼同各役登簿呈報主事查見實數并將文簿二扇即時親筆於前件項下照款填註明白錢

鈔照常發府州縣收貯季終解部類進差滿之日仍將簿籍三扇應存留備照該部俱照舊施行如此而猶有不飭廉隅不惜名檢者是謂衣冠之盜聽本部指實叅行吏部不待考察即時黜罷以示懲戒至於皂隸門子書筭等項聽各該有司審編照常額送役不許自行收取更換致生物議仍要嚴加訪察如有積年克當及各項作弊情由徑自拿送各府州縣問罪發落抽分之時各商裝載薪米并自用物件不得一槩混抽等因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部尚書鄒等具題本年六月初二



日奉

聖旨是各鈔關收受商稅船料雖稽考嚴密而宿弊實不能盡除差去官員亦多苛刻取盈往來多怨今後務差老成廉靜的去嚴加關防覺察若再有貪鄙不惜行檢的你部裡便叅行吏部不待考察就行黜罷欽此又爲改收推稅以便商民以濟國用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魏有本題該本部議擬合無行令各該鈔關委官主事將經過軍民船隻應納錢鈔自嘉靖八年十一月初一日爲始照例每鈔一貫折銀五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傾

瀉成錠轉發各該附近府州縣官庫收貯按季差委經收人役依限解部轉送 內府內承運庫交納等因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議照設關權稅上以裕國課下以通商民誠非細務雖飭躬厲治存乎其人而救弊防奸當嚴於法顧

祖宗之所創制 今日之所規畫良法美意無以復加臣等仰承

明旨因舊爲新謹將禁革事宜開立條件上陳伏



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鈔關主事着實奉行以除  
宿弊等因嘉靖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尚書梁  
等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便通行遵守  
故違的着該地方撫按官查訪指實糾舉欽此  
一出納官銀其弊有四或秤收之初不盡入官或  
歲貯之處得以私取或傾煎之際隱匿多餘或  
類解之時巧爲那換必須互相稽察庶得好弊  
可除合行各該巡按御史於所屬府州縣內選  
委廉能佐二官一員每季一換每日赴廠聽鈔  
關主事督同公平秤收當即封記完固送本處

府州縣收庫積至千兩仍同傾煎成錠鑿鑿分  
兩并委官銀匠姓名復寄該庫候一季已滿照  
數對查明白差官類解本部轉送 內府交納  
掣取批關銷繳其所委府官文書到日即便離  
任供事務要彼此前後交代接管違者治罪  
一各關船隻往來歲無定數而納料輕重舊有定  
規隨船隻計梁面之闊狹因梁面查納銀之多  
寡歲入之數固有可稽但日逐放過船隻收過  
料銀出給船戶收票俱有掛號簿籍止在鈔關  
收掌若不互相稽查亦難保其無弊合行各該



主事今後裝釘號簿每樣二扇并收料文票俱發彼處官司編號用印鈐記送廠收掌一扇委官收執遇有船戶納料就將船梁丈尺并料銀分兩明開票內仍照票數目填寫在簿掛號對同無差將票給付船戶收照每日分別船梁潤狹料銀多寡類筭揔數令收銀委官於本部發去稽考簿內逐一登記明白年終通將號簿發彼處官司收貯每遇起解料銀之時主事照稽考簿委官照掛號簿各開船梁丈尺料銀分兩揔數申呈本部彼處官司內將原填號簿一扇

印封就付解銀委官一同齎送到部逐一查對磨筭無差方與類進如有不明聽本部指實參究治罪

一船料則例原以裝載貨物多寡為率後從簡便乃驗船梁闊狹定取料銀重輕大抵自五尺以上始權其料至有一二丈者但船隻大小不齊一丈以上者船漸大而料愈多一丈以下者船漸小而料愈少又丈尺外不無零數若逐寸徵求則所收料價筭及毫釐一則驗船之時則例多端下人得以紊亂一則會揔之際數易差失



侵尅難保必無合行各該主事今後丈量船隻務要躬親驗看不得信憑下人瞞官增減誣索財物其所收船料各照彼中原定舊例止以成尺爲限此外若有零數悉捐以與民不許逐出科取致生弊端

一各鈔關止收船料惟山東臨清杭州北新關兼收商稅凡各處車輛船隻裝載貨物經過或彼處發賣各照貨物精粗定收稅銀多寡且有則例可遵合行各該主事出給告示曉諭商人每車船到關不許投託鋪戶徑自開寫貨物從實

報官主事督同委官驗看明白照例折收銀兩出給票帖備開某項貨物若干收過銀兩若干仍於印信簿內逐一填寫掛號以備清查其類筭揔數各另申呈稽考等項悉照所題船料事理一體遵照施行

一各鈔關主事公差滿日俱相交代惟九江去京頗遠風水多阻差滿主事恐違批限輒先回還一應事務屬之府縣委官舊政既廢百弊漸生深爲不便合無今後不待滿呈到部預於四箇月前題差更替其差滿主事事務候接管官員



到彼將錢糧文卷交割明白及應行事宜逐一  
面授方離差所違者聽本部叅究雖有事故亦  
不准理

一各鈔關合用筆墨紙張心紅油炭等項日不可  
缺大約每月用呈文紙二百張價銀肆錢刷票  
裝簿紙二千五百張價銀一兩五錢毛邊紙二  
十張價銀一錢墨三塊價銀七分五釐筆四十  
枝價銀一錢三分三釐心紅十兩價銀肆錢更  
樓燈油三斤價銀七分五釐糊封皮麵二斤價  
銀一分五釐煎銀炭一百五十斤價銀三錢銀

鞘鐵箍價銀二錢鑿銀錠字匠工食銀一錢共  
該三兩九分八釐一年十二月共該銀三十九  
兩五錢七分六釐合行各該主事每日於本關  
發問犯人紙價贖罰銀內動支行所在州縣兩  
平收買如有不敷就於船料銀兩督同委官明  
白動支湊買應用就於按季解銀數內作正開  
除年終一併造冊奏繳不許再行州縣動勞里  
甲官銀買辦送用違者叅究治罪

一各鈔關書手門庫皂隸等項人役往多用積慣  
市民爲害百端近雖查革宿弊猶存合行各該



主事行令該府州縣每關於均徭內審編門子  
二名庫子四名皂隸八名隨照彼處審編年分  
更替仍行該府每年撥吏一名在關書辦收掌  
卷宗州縣每月送吏二名填寫票簿計筭銀兩  
務要嚴加禁約以肅衙門一應積年作弊人役  
通行查革不許容留寬縱罪有所歸其商稅巡  
攔地方摠甲如有坐事害人者悉聽主事鈐束  
拏送所在官司問罪

一各鈔關有無籍之徒專一招接船戶索騙銀兩  
爲生每遇船戶到關引寫報單指以打點納料  
多派銀兩誑收在手止將料銀煎銷上納其使  
用之數倍於正料內將一半分送在官人役一  
半入已俗有船戶落鋪戶一料成兩料之語船  
戶人等明知其弊但以往來必由之路慮恐結  
怨不敢聲言故於攬載之時多取商人納料等  
項銀兩甘心投託爲害亦多今給告示張掛曉  
諭今後商人顧寫船隻止許交與水脚工食所  
納料銀本商備辦足色銀兩徑自到廠照數繳  
納不許船戶干預違者各治以罪

臨清增脩鈔關記

林瓊



臨清天下孔道商趨而貨集思以抑之亦是有關  
大司徒歲簡部署之賢者督其稅辛巳秋莆田林  
君汝桓代焉君舉進士受命官三使於外德克才  
洽尤嚴義利之辨廉已而佐費故多所建置濟濟  
泉鑿之通州公田官柳作之昌平至是復開直道  
自關放於河滄水衝齒而礪石固基三十丈上植  
下柳以植列階二十級階盡而坊坊入爲闕課水  
亭處分商賈東向其楹四側翼以室其楹各出  
其南者曰遠心亭延納賓客亦東向如翼室制益  
以樞牖之面折道而之西北市隙地爲廳西向如

闕課水亭制戈戟鉞柝陳其前屬吏居焉扁其門  
曰聽事廳有重屋巋然中起則  
玉音樓也高四等廣如之深強其半用妥

聖諭惡卑與褻故樓嚴漏刻于上謹扃閉于下得  
古人重門擊柝之意與越明年春二月丁酉成君  
携予往視之予嘆曰一經畫而九德備用意其微  
乎天闢道以正心固基以慎履異植以隆其節歷  
階以尚其漸由坊以別其險處分商賈則情僞明  
延納賓客則文儀聚佚下人則盡愛仰 聖諭則  
思忠之九者以心爲本而有序焉是故君子務遠



利以正心心正而後可履履而能節必漸漸者進也進而上然後知險知險者智也智以臨人故情僞明明諸內必見諸外故文儀聚而爲禮禮也者理也理存而仁具故次之以愛人行仁而宜之之謂義義必急君故以忠終焉君聞而作曰嘻有是哉匪子孰吾知子吾受姓同始誼宜記予曰諾遂記

新遷九江鈔關記

王汝賓

關新遷者蓋其舊之不可仍有不容已而圖以新之也遷得其地而新得其人夫豈偶然之故哉九

江鈔關前此未聞也昉於景泰初年以國用不敷摧舟稅以克之四方商舟駢集其地而關之地實當合流會派之衝夫放船雖無時而越關則有禁船之自西而下者收入小江之口最便惟北上而候納者漫無依泊一遇驟風帆檣相擊立見傾流往往然聲動地而關之厲商如此予自儒生時嘗竊爲計當其事者每以成規憚於改作嘉靖改元辛巳予叨官于

朝明年壬午主地部事李君經有督關之行始得悉以故諾之若未信然越三月夏予亦奉命便省



借李君飲端溪署時暴風偶作予逆知有壞舟事  
少頃吏報如料李君始知予言不謬而遷意決矣  
會巡按御史程君啓克分巡僉憲王君崇慶兵備  
憲副周君廣繼以謝君迪遇當一時議合符節同  
往相基得今址於龍開河西海天隄北事定李君  
陳利害并計所需走白司徒孫公謂今所遷關居  
腹心船收兩腋自北上而候納者泊於龍開河獲  
免衝激之患司徒公然之具

奏請得允遂移文以行之李君亟以冬十一月興  
簣遠近稱便者如出一口基始半而以期滿行矣  
又明年代者員外郎張君居仁劄專督之值數船  
不及數多方處分日考月計而厥功成焉關前臨  
江涯以木石交構杆水廳堂高廣率加舊前堂深  
五尋許後少遜堂之前有二大門遠堂基如深旁  
有小房數楹以處皂庫門外立二坊相向移鈔關  
坊於中設鼓樓於左右甚聳觀望基高地七尺橫  
四十倍於高直倍於橫者半周圍以壘石爲墻約  
四百餘武高近尋此關規制之大槩也至於所費  
則取其羨餘夫役則出自五縣董之者則檢校蘭  
棟迺若提調前有太守王君念後有方君仕若同



知范曰初通判安曰節推官余曰世盛協力贊相  
此關之所以成也予嘗因其事而重感焉前有欲  
透者方卜築而水弗果至是水不及岸者二年乏  
大木爲梁棟求弗獲忽有合抱之楠順流而下江  
人楫舟得之數年關口一帶俱衝塌民居傾側關  
路漸以不通卽此數者無往而非遷就作新之機  
也則關之興廢豈偶然哉工將畢張君以甲申春  
正月丁卯遷聽政商民得於創見者皆喜遠害而  
就安懽呼滿道亦足以見一時之盛事今君行矣  
踵之者若能因此關而推以新之則今日之遷豈  
直快斯民耳目而已哉張君以功成當有紀以屬  
予予喜天人之協相且幸予言之有託也乃不辭  
遂書以爲記

淮安戶部分司題名記

唐胄

楮於幣爲下劣然必專官以治之亦勢之所必至  
也古者民不備物必藉幣以通融之珠玉爲上幣  
金鏐爲中銅鐵爲下隨則以庸無歎後世俗侈而  
幣輕且金玉難致而泉貝艱於致遠故自飛券鈔  
引之法再變而爲文會皆以盈尺腐敗之楮煥寒  
飽饑品雖劣而用實居金玉之上則安得不爲民



重之而設官以治之哉我  
國家當元人窘悴之餘深篤民念宣德初始立關  
稅鈔

詔旨丁寧董之以臺官繼之以部屬自九江濟寧  
北新淮揚臨清河西凡七所豈故襲漢人舟車之  
酷征哉蓋以天下之人則吾鈔可行而民易裕矣  
頃歲鈔輕而阻諸關乃收鈔直以入是昔之爲關  
本因金玉之難得欲行易爲之鈔以便民今則鈔  
未行以爲民便而又因以取民難得之金也豈設  
關之意哉淮安板閘當四瀆之歸於陸關尤爲要

關立近百年矣官或以故不盡歲更不止乎百人  
矣然無碑載可考不以勞僅於歲不足記則以忙  
窮於日不暇舉矣夫謂之不足則自小其善不暇  
則自苟其善尚何望其光前範動後觀哉正德壬  
申南民部主事畢君自司其自重念此意乃訪諸  
父老得所知者數人即碑以列之曰某歲某人某  
籍使有一日之勞於斯者皆不泯是曰碑使後人  
因得楮而議之曰某也何如某也何如有所激且  
有所畏焉是曰碑之意也則所以體奉以裕民者  
將有法外一分之賜豈但曰不敢小且苟吾善而



已哉君名廷拱字敬夫廣之番禺人早舉於鄉有大志不通銓籍今始以進士拜斯官首管勾南畿軍儲諸倉甚有政舉未更而奪之此介已省人整廢起科人士稱頌則所爲碑者將不在石而永在人之口矣豈必籍此得托名於不朽而已哉予忝鄉人而同有事於淮覩其志成而喜故於請記也樂書之因以諗後之君子云

許墅鎮鈔關部使題名記

劉燁然

周禮九賦歛財有曰關賦關有賦古也厥用待王之膳服聯門市掌其治禁違貨賄以傳節出之否則舉其貨罰其人是在司關關有司職也王制關執禁以譏說者以爲司徒之屬今鈔關隸之戶部脩古職也蘇之鎮曰許墅

國初置鈔關領之郡邑夫著於令景泰初始以部屬分務示有專也其制周代者交歲卽古以歲之成質於大司徒從質於天子之制也其法重嘉靖癸未予承乏於此顧才不足以塞職深懼權利者府然速謗者辱位達其難而恃以無恐得以守官而充厥位必有司存繫余來斯尚書部取俞旨檄以付之曰持廉秉公禁革奸弊臣職在是



矣敢不承乏以精白殫厥力而惟績之成然必有明微以爲之規漢人謂不善爲吏視已成事善諭也宋曾鞏氏亦以師已試而與自用者孰爲得失蓋事行有考也功有藝也否則義不一行無類矣因稽諸前僚長遠者可述而志可望而知者雖靜躁不同趨舍萬殊要之情可睹也質而守之約而行之洩其過去其不及去其否以成其可人各有長事各有得顧予未能而願學也維可者學之而已持衆羨效之職其庶矣乎若然前寮長功斯地而德於余也善也善不可沒老泉謂平居聞一善

必聞其人之姓名與鄉里所在以想見其爲人此所以以其名而題諸石義也前此王人賓旅傳朝命達貨賄劬關而艤者駢累踵繼展力而給之日薄務叢而爲亦不足矣視此則不暇比歲歉道梗而關寂無譁澹然無營顧可辭於執筆俾之不泯前緒無廢後觀時也時且義在春秋法必書故記之余竊載名於上議隨加焉推心亮節在斯逢尤罹咎在斯斯石也不識有榮耀乎有餘戮乎尚賴公於議者夫議而能公人也所以公者天也記之以俟嘉靖甲申秋九月立



杭州北新關題名記

何塘

財者天下之大計也國脉民命皆係乎此故君子盡心焉太古之時上之用度甚節故取於民之法甚簡中古用度漸繁故取於民之法漸密觀禹貢周官之所載大畧可知矣然方其盛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商賈之征復時時有所縱舍民猶未甚病也降及後世山澤之利悉歸於官農之稅不止什一而其從事商賈者則已稅其貨又筭其舟車緡錢可謂取之盡錙銖矣民之病可勝言哉議者多謂商賈諸稅可罷宋儒范仲淹獨謂上之用度既不可減與其取於農不若取於商猶不失厚本抑末之意固非謂此法之爲盡善也蓋有所不得已焉耳

國朝之於商賈既稅其貨又稅其舟船蓋亦依倣近代而爲之者也浙省之物貨甲天下故四方之商賈咸輻輳焉其貨稅船稅之出入往年止以有司治之當道慮有侵剋之弊迺於弘治六年始請命南京戶部員外郎或主事來監臨之周歲代去然財猶賦也近則汚人故士之以廉潔自好者多以厥任爲嫌稍失慎防則往至貽物議嘉靖二年



三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被命至或以爲慮君蹙然曰財者天下之大計也使人皆避嫌不理將委之誰哉亦處之有道而已矣迺令稅課司局商稅及比新關船稅之所入皆寄於杭州府庫已惟典其籍而鈎稽焉是歲薄征而稅入視往歲加倍聞者僉謂君持廉革弊故能致此同聲賢之君聞之愀然不樂曰此非予之意也歲入之羸縮在商船之多寡近歲北方道梗商賈皆萃於浙故稅入最羸若不察其然遂以是歲爲率而必取盈焉則貽害於後日多矣迺具疏其故陳於當道聞者

以君識高而慮遠非常情所及愈賢之甲申之春君以瓜期將屆念惟古人一登眺游覽之適猶或題名以寄感於後况監臨於此經歷歲時而其人之賢否得失不無可法戒者而姓名不傳後之人何所懲乎迺稽案牘詢故老得監臨於此者凡若干人皆勒於石虛其左以俟來者而闕其不知間屬瑯爲文以述其意塘非能文者也而財用之輕重本末則頗聞君子之論矣謹書以歸之嗚呼仁人志士其亦有感於此也夫其亦有警於此也夫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等處地方近年爲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越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北直隸并真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已前逃移在外年久軍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

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匿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不無激變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於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員莊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閑無碍田地如蒙乞

勅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通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



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順天等八府所屬州縣等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卹其寬恤等項榜內應開寫者當悉照本部節次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一面行移各府巡撫巡按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居處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不留五百人某縣有田

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卹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候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新附之戶藉增舊牧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緣係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理未敢擅便謹具題知伏候

聖裁



奏急簡要以活饑民事

席書

臣切見今歲南畿地方夏秋旱澇相仍人民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或縊死於家或餓死於路父老皆言今昔無此各官已嘗具奏 廷議已下賑卹但饑民甚多錢糧絕少以此有數錢穀茲欲按圖給濟如汲一水以灑涸河徒有虛聲決無實補爲今日計先須分別等第酌量緩急以地言之江北鳳廬淮揚四府滁和二州爲甚江南應天太平鎮江三府次之徽寧池安蘇常又次之此地有三等難於一例處也以戶

言之有絕爨握腹垂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得免溝壑者有秋禾全無尚能舉貸者此民有三等難於一槩施也今賑恤南畿宜先江此次及江南二等三等州縣可也賑濟戶口宜先垂死次及可緩二等三等人民可也况今江北地方前巡撫已去後巡撫未來受餓於本土者無可依恃流徙於江南者無爲撫存臣等袖手旁觀目視其死而已竊謂 君厚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有司倉庫既無



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通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碍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於一城不致散布諸縣以致四達饑民間風併集主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備行各該州

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不分江南江北不分或軍或民不分男婦老幼一家三口五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中起至麥熟爲止以四箇半月爲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前糴米作粥餘銀各散次貧人戶總計用米不



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  
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糜所賑有等不至虛費法  
簡直而奸弊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  
窮餓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  
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  
斃拯焚救溺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竊謂  
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天下捨此而欲將  
見在銀兩審係貧民喝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  
者率至遺亡死者乃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  
決無能矣但賑濟專責事在巡撫今江北巡撫未

至所幸應天等處賴有巡撫尚書李 以臣署管  
南京戶部曾與臣等計議臣謂今江南流聚大半  
江北之民無南北皆

朝廷赤子今欲賑粥活民必如臣後擬合南北而  
兼濟之此臣一念之愚也今論治者凡言制禮作  
樂然後起人敬聽若曰作粥活民率厭聞也然衣  
食足而後禮樂可與今使民饑而死雖日講射祭  
冠昏日奏咸英韶濩何補於治哉臣爲此議非徒  
人笑其癡臣亦自知其鄙雖然此不得已爲此下  
策也必欲治平有具水旱無虞惟在



天子公卿上下一於恭儉節浮費裁冗食損上益下重司農飭守令廣儲畜遇有凶荒開倉發賑此堯舜三王之仁政也區區賑粥活民豈經世久長之計哉臣竊痛目前若死者不可復救未死者尚有可爲伏望 皇上軫念民生乞

勅戶部再加議處遠賜施行江南江北懸命待盡之民得更生矣爲此謹將簡要賑粥活民事宜條具款目裝潢成帙專差辦事官陳敬賚捧隨進以聞伏候

勅旨

論恤典事宜

鄭善夫

讀嘉靖維新錄竊想

新天子仁聖痛念海內久罹毒苦而曰自今與民更始所以收天下之心者何物財者民之心也曰十五年以前盡行蠲免又曰已准在官者准作下年該納之數又曰嘉靖元年以十分爲率俱減五分伏玩 恤典是三年之內赦民財賦者半也何者十五年全免十六年全徵元年減半此 恤典正意也全免之中有已徵者若不准作下年全徵之數未免是狡猾者稱幸也蓋以十五年民知有



救故狡猾之徒或徵而不納或納而不全或三分或七分今將十五年隨其已納多寡兌入下年全年徵之數納三分者徵其七分納七分者徵其二分使其十五十六二年皆如元年民受五之惠方稱至意迺今當事者或以十四年以前俱有已徵與逋負者將准作下年該納之數一欸一置弗論殊不知十四年以前民安知有赦夏楚之可其有逋負者豈得已哉 廟議此欸甚有斟酌但曰已徵在官本指十五年也却不明言十五年准作下年之數本指十六年也又不明言十六年此蓋一時

言不盡意處致使當事者疑似遷就不即將順其美近者全徵之命或者上傷

聖天子之仁下傷萬民之心乎且僕聞之君子貴從厚此

聖天子在上切切求治正吾輩行志達道時節縱有 聖意未及處就如長孺之發粟亦得而行之况恤典顯然如是乃以文法疑似之際反使民重困乎若以處置軍儲爲計三年之內尚有五分之徵倘以諸色已徵未解者奏補亦何不可只據一項掣過餘盈歲可八九千以補軍儲亦何不得竊



以全徵之意豈不以進貴之變乎進貴之變其言未全在軍儲向與見素公反覆極論致亂之由有數端焉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食盡去而民不亂其本謂何若以三月失糧便足致亂則三邊健兒當先變矣三邊之卒至有三年無食云何不變况八閩軍士征戰日少且有生涯若處置得宜雖逋之十年保無變也今但談虎變色而不探其致亂之本僕恐全徵之事舉行不但傷萬民之心昔

孝廟朝有君無臣憂世者傷之

今天子仁聖正賴諸賢翊贊將順共成雍熙之治千載一時也首先一事使

朝廷失信於天下僕恐有志之士不能無致恨如孝廟時也僕自還山已分填委溝壑何幸復覩明世有所見聞敢不爲知己者盡之倘賜采行不勝幸甚

愍民之窮一

丘濬

宋崇寧元年詔諸路置安濟坊紹興二年詔臨安府置養濟院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於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爲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於此



我太祖開基之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贍養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二尋又改孤老院爲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曰凡鰥寡孤獨及廢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應給衣糧而官吏剋減者以監守自盜論不特乎此其後也又申之以

憲綱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之人俱收於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糧按月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噫

列聖相承發政施仁咸先於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竊惟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民不可數計有司拘於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下該管官司取里鄰結狀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爲今之計乞



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即拘集赴官詢其籍貫舊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民皆沾實惠而衢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愍民之窮二

丘濬

臣按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赤縣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之食日給米支錢以收養之我

朝於京府既立養濟院又於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爨熟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三石恩至渥也臣竊以謂兩寺之設日有所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於作弊臣請東寺移於崇文門大街西寺移於宣武門大街人煙輳集處每所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祿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兵馬官兵沿街趣召給與木籌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監視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肅清雖然此事關係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癯殘疾之人



扶老携幼垂首喪氣匍匐於周道之旁悲號於通衢之側輦轂之下耳目所及乃尚如此何以示四遠之觀瞻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

聖明降勅諭榜於通衢付其責於巡按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匍匐悲號於道路者坐以違制之罪

愍民之窮三

丘濬

臣按先王之於民也制爲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爲藏死之具而使之得所藏有不得其藏者則施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

聖祖於洪武三年慮天下貧民多以水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塚以爲瘞藏之所

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勅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恤民之患一

丘濬

臣按饑饉之年民多賣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東尤甚嗚呼人之所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之當時和歲豐之時雖



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頸受刃而不肯與者一  
遇凶荒口腹不繼惟恐鬻之而人不售故雖十餘  
歲之兒僅易三五日之食亦與之矣此無他知其  
借亡而無益也然當此困餓之餘疫厲易至相染  
遇者或不之顧縱有售者亦以飲食失調往往致  
死是以荒歉之年餓莩盈途死屍塞路有不忍言  
者矣臣愚竊以爲唐太宗贖飢民所賣之子固仁  
者之心也然待其賣之而後贖彼不售而死者亦  
多矣莫若遇飢歉之年民有鬻子者官爲買之每  
一男一女費以五緡以上爲率量與所賣之人以

爲養贍之計用其所餘之貲以爲調養之費因其  
舊姓賜以新名傳送邊郡編爲隊伍給以糧賞配  
之軍士之家俾其養育死者不如此既得以全其  
性命又得以濟其父母內郡不耗邊城克實是於  
救荒之中而有實邊之效或者若謂

國家府庫有限費無所在惟今江南之人有謫戍  
西北二邊者勾丁補伍有如棄市及至戍所多不  
得用今後遇有荒歲預借官錢買之待後於江南  
民戶有隸戎伍於極邊者願出五百緡以上者除  
其尺籍出二百緡以上者改隸近衛如此則除一



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軍隨以所得抵數還官  
數十年之後邊境之軍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  
矣或曰因飢募兵古有其事歟曰富弼在青州因  
飢民募軍萬計史可考也

恤民之患二

丘濬

臣按朱熹有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  
盜賊盜竊發之患何嘗不起於飢餓吁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是以先王於民也備之於未荒之前救  
之於方荒之際而又養之於已荒之餘誠以禮義  
生於富足一旦饑餓切身吾民無所倚賴或遂至

於犯禮越分非獨慮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  
或以蕩也是以太平無事之時恒爲亂離反側之  
慮豐登有餘之日恒爲荒歉不足之憂此無他天  
生人君以爲養民之主必體天心以安民生然後  
有以保其位也不然方其無事之時吾則資之以  
爲用及其有患之際吾乃棄之而不顧是豈天之  
意哉亦豈君之道哉是以古昔盛時三年耕餘一  
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以三十年通計之則餘十  
年之食矣今不能盡如古制臣請以在倉之米尖  
入平出之餘逐年所得之米皆用以爲備豫之數



歲抄計用之時量入爲出之際不在數中仍留在倉存其名數以待荒年之用又立爲定制凡藩府州縣民間祠訟屬戶律者如戶婚田土坊場津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政及前此歛民以爲賑濟者皆通歸官廩常年則依例挨陳以支荒歲則別行關給以散積之歲月必有贏餘其或不足又須多方設法以措置之隨處通融以補益之使必足而後已一旦遇災有備無患矣大抵備荒之政不過二端曰歛曰散而已有以歛之而積

久不散則米粒浥腐而不可食有以散之而一切不歛則倉廩空虛而無以繼守者有破產之患貧者無償官之資有司苟且具文逭責往往未荒而先散及有荒歉所儲已空飢民有慮後患者寧流移而死亡不敢領受甚至官吏憑爲奸利給散之際飢者不必予予者不必飢收歛之時償者非所受受者不必償其弊非止一端必欲有利而無弊莫若盡捐其民不責其償之爲善然又慮夫氣運不常豐凶莫測徒有散而無歛後將無以爲繼宜計所積之多少料民產之有無積苟有餘不責其



償可也。若或土地之偏隘，人民之衆多，遇有凶災，難於取其賑飢。之後豐年，取償可分。民爲三等，上戶償如其數，中戶取其半，下戶盡予之。又於戶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繕工司例，別立一司，添設官吏，專以備荒。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以後百穀收成之候，藩府州縣將民間所種有無成熟分數，逐件申達。十月以後，通申一年之數，兼計明年食足與否。有收者幾鄉，無收者幾鄉，凡幾戶得過者幾家，必須賑給者幾家，官廩之儲多少，富家之積有無，近邑何倉有米，近鄉誰家有積，或借官帑以爲備，或招商賈以之，市或請於

朝廷有所蠲貸，或申於上司有所干請，凡百可以爲賑濟之備者，皆於未荒之先而爲先事之慮。歲而襲其常事，事而爲之制，人人而用其心，雖有荒旱水溢，民無菜色矣。若夫臨事而救之之術者，臣已於各條之下委曲而各爲之措置矣。雖然此皆其末也。若夫本之所當先者，則朱熹所謂爲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鮮，終不濟事。伏惟仁聖體上天付託之重，廣上帝好生之仁，常存哀



矜惻隱之心弘布蠲貸賑卹之政非獨以恤民惠  
蓋所以固邦本也天下生靈不勝大幸

皇明名臣經濟錄卷之二十四終